

惟楚有材，於斯为盛。  
惟舒有材，於斯为盛。  
惟岳有材，於斯为盛。

惟与於，古籍中常用作语气助词，或者感叹、应答之辞。江山代代有才人，无论古楚、古皖、古舒还是今天的岳西。这是常识。成周之世，诸侯分治，岳西境域分属楚国潜邑、龙舒国和皖国。春秋战国时期，岳西时而属吴越，时而归荆楚。至唐代，又分属淮南道舒州、寿州和庐州。直至一九三六年，才有岳西县。若以年纪论，今日岳西不足百岁，尚是少年郎。若以文化论，岳西其来远矣。

我读《诗经·鲁颂·閟宫》，见“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惩”八字，热血沸腾，以为古荆楚、古龙舒、古淮夷的先民有骨头。我读《太史公书》，见《孝武本纪》和《封禅书》：“其明年冬，上巡南郡，至江陵而东。登礼潜之天柱山，号曰南岳。”与有荣焉。古南岳之麓的先民有声望。

谁说岳西无历史、无渊源、无文化、无人才？岳西的历史、渊源、文化、人才，分散在也淹没在国史和周边州县的方志里。譬如菖蒲一带的何氏一门，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英才辈出，杰出人物在国史中多有传记，只是籍贯标注为“潜邑”或者“潜”。又如田头柳氏、和平林氏、白帽李

氏，明清民国之际，多出豪杰和清要之官。置县以来，更是辈辈有贤达，代代有人杰。

若以文学论，当下岳西文风鼎盛，济济多士。偏远的南方小县，有数人在省内乃至中国文坛有一定影响，斩获多个有分量的文学奖项。在同一时期，在弹丸之地，出现多位风格各异、势头正健、颇具创作实力和影响力的作家，为省内外作家、读者和文学期刊热切注目，视为“岳西文学现象”。这是非常不易也非常可喜的。在创作体裁上，旧体诗、新体诗和新诗创作者众，成绩斐然；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近些年著作迭出，迎头赶上；网络文学亦有新苗；尤其是散文，得古吴楚文化、古皖文化、古舒州文化陶埏，又得雄秀山川之襄，得质直民风之助，量多质优，颇有建树，大雅文章，骨相清奇。由作家年龄看，老中青三代均有代表，中青年作家春秋正盛而创作力强劲。翻开各大文学期刊，包括名刊，时常见到岳西作家荣登缪斯的神圣殿堂。假以时日，岳西的文学必将群星灿烂光芒四射。岳西的文章前程几无疑问，因为这一群作家腹有诗书，师法古人、兼学西人而出以己意，文心如螺，极勤苦，又敬畏文章如同礼敬神明。

哥比大姐还大，比我大至少十五岁，具体多大，爸妈活在这时也没法说清。关于这一点，我很为哥心疼，不值。

哥毫无疑问是家里的顶梁柱。爸常年在外工作，十天半月回家一趟也是蜻蜓点水，像住旅馆。哥之后有大姐、小姐、我和弟弟，这么多张嘴巴全靠妈妈一个人显然是不可能的。何况，那时爷爷奶奶还在，爷爷有病，奶奶年轻时眼睛就看不见，一根棍子充当拐杖陪伴度日，比儿子还亲。

哥念过书，身为公社干部的爸不可能不让儿子上学，但不会多。随着妹妹弟弟出世，家庭负担骤增，哥是必须做出牺牲的唯一人选，不容协商，直接由爸决定和宣布。

歇书，哥舍不得扔掉妈妈用碎布头拼接缝制的书包，藏在枕头底下，闻到书香才能睡得实。趁着妈妈上工干活，弟弟在摇窝里睡觉，两个妹妹玩跳绳，偷偷掏出卷了页的课本来看。学过的字再认一遍，不能忘了，不认得的字有拼音，自己试着拼，回头再瞅机会听听本庄学生是怎么读的，较正一下。不好！给妹妹发现了，上来就要，哥迫不及待躲让，好哄歹哄，用捉蜻蜓、抓麻雀、扔沙包好几个玩法转移了妹妹的视线。

还有家务。瞎眼的奶奶心疼大孙子，摸着锅洞帮忙烧锅，哥淘米煮饭，择菜洗菜，不够高，站着小板凳在锅台上炒菜。热气熏着了眼睛，手里是锅铲，用手背揉擦，眼睛揉红了，忘了锅里正炒的菜，冒出糊味。弟妹围着锅台在叫，肚子饿了，奶奶在锅门口不晓方向地哄，气急了的哥恨不得一人头上敬一下。只是想，不敢真敬，妈妈一到家，一个个会急不可耐地告状，哥挨一顿臭骂是免不了的。你是哥哥，就不能让着弟妹，你跟他们一样大呀？

哥最怕爸爸，黑着脸一到家，像乌云遮了天。怕，也得面对，妈妈再三交代过，茶饭送上手，洗脸水洗澡水不冷不热，那是爸，一个家全靠他撑着。低着头，不抵面，不望爸的黑脸，默默地做。哥想不通，明明是妈在撑，爸像是隔三间四来一趟的亲戚，不管家的事，不沾活，除了发火骂人动手就揍，什么都不会。不通归不通，还得照妈说的做，哥听话，更怕妈挨爸的打骂，妈一哭，哥的心就软了。

不知不觉，哥成了年，该说亲事了。哥忠厚，勤快，面相也不差，里外都能拿得下，加上爸是国家干部，人争着把闺女说给哥。哥腼腆，全由妈做主。妈是一心为儿子好的，妈考虑事情周



月光城 散文

储劲松

## 於斯为盛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丁迎新

## 遥远的哥

读史书人物传，最喜“年少岐嶷，善属文”一语，以为其人必是天上奎星下凡，我辈虽然天分不及，但亦步亦趋不懈求索，也可以稍稍追踵前贤。南齐吴人张融，弱冠之年即有声誉，后来浮海到交州，在海上作《海赋》，雄奇诡丽，名动天下。他常常感叹：“不恨我不见古人，所恨古人又不见我。”其言虽然傲岸，却也可以借来鼓舞本土作家，奋起直追古作者。

阅史有胆，读书丧气，写字长志。

这些年，闲暇多与古人游，读经读史读子读集。常恨人生有岸而学海无涯，常愿持一把笤帚扫先生长者之门。也常恨书山虽有径，上山的人却如入古人图画中，但见满纸元气淋漓意蕴无穷，却不辨山阴水阳，不辨笔墨虚实、焦枯、干湿、浓淡。竖排的正史野乘诗词曲赋文章小说，笔势翩翩，意气纵横，叫人心止，眉低，所以腰一天比一天弯下去。弯下去也好，更能看清脚下的道路。那也是文章之道。

这些年，闲暇也多与今人游，阅世阅事阅人阅微。常喜左邻右舍亲朋戚里言语俚俗而贴切，常喜人酒后胡言梦中

到，妈是当家人，听妈的不会错。爸不管这些事，他只操工作的心。

盖屋，娶亲，全是哥自己忙，妈帮着忙，大主见妈拿，哥只管干。嫂子贤惠，跟哥一样少言少语，吃苦耐劳，妈总算松了口气。别人家媳妇娶进门就分家，兄弟姐妹多是负担，还有独苗一根跟父母分家的，撇开了才有好日子过。哥不分，嫂也不分，侄女出世上学了，还没分。只有一个侄女，爸是国家干部，带头执行计划生育政策，四个儿女谁都只允许生一个，不管是男是女。

弟妹读书比哥多，招工，当兵，都有了像模像样的工作，离开了家，在外拿工资吃饭。没有哪个发财，但风刮不着，雨淋不着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。

妈忙不动了，只能在家里头转，身体不好，三天两头生病，经常吃药。吃了太多苦的原因，妈的怨言无休无止，见谁都说，没人就自己说给自己听。爸退休了，退休后的爸像树叶落在根上，再没需要他的地方，哪也去不了。爸也有病，常年吃药，脸不再黑，脾气依然暴躁，依然娇气霸道，当干部当出来的习惯。

这下苦了哥嫂，一双上人

吃语道尽人世诸般曲折心事。也常感叹岳西山是眉峰聚、水似眼波横，山川眉目如此清秀，我竟然有福生是乡，与青山溪涧明月清风做主人，并且有衣可衣有食可食有钱买醉，还时常有心情和闲空作天外之想，写几篇文章。

鸟兽皮毛有文章。襟抱性情即文章。家国情怀世事人情是大文章。

水之波，石之苔，竹之叶，松之针，花之蕊，草之露，星之芒，月之光，摆有梅，瓦芄械朴薪之樵之，伐木丁丁采蓝采绿，是天然的绝妙好辞。如僧家语：“活泼泼的。”如道家言：“象帝之先。”

写作就是修炼，端坐如泥胎木塑，而心间手上活泼泼的。写作就是努力贯通儒释道，贯通三光，贯通三才，贯通幽明。写作就是神游大化之中，寻找世间万事万物联结的密码。

风行水上，涣然成文章。好文章写的不是风，不是水，而是涣，是水上那一浪浪波纹。《周易·涣》：“亨，王假有庙，利涉大川，利贞。”

书要读得熟，文章要写得生。武功讲内力，文章也是。

文章有道，文字有光，愿岳西文章，其道大光。

是火药又是豆腐，不是炸就是破。累不说，心还烦，还不能表现出来。每到年节，弟妹几个小家庭风风光光回来，一待好几天，只知道吃喝玩乐，累的还是哥嫂。背着爸妈说到爸妈的事，人人叹气，说了也就说了，年节一过，各奔东西，爸妈还是丢给哥嫂。

爸得了癌症，妈跌断了腿，同时住进县医院，哥嫂一人服侍一个，晚上就睡在病床边。在县城的弟妹，都说忙，请不了假，风车般来去，停留不会超过半小时。

爸终于走了，望着爸被推进火化间的一刹那，哥蹲在地上号啕大哭，谁劝都劝不住。在此之前，没见哥淌一滴眼泪。那哭里到底是什么，只有哥知道。

想多了，真的是想多了。其实，哥在两岁多的时候就死了，照现在来说，是一种平常的病。哥怕爸爸，睡在摇窝里，想吐，自己侧过身体对外面吐。死后埋在哪，爸妈忘了，每年妈带我们给祖宗做清明，依稀指过大致区域。那是一片山坡呀，插一个标，算是祭奠。

妈说，哥比我们几个都聪明漂亮。太遥远了，遥远得无法触摸，只能想象。